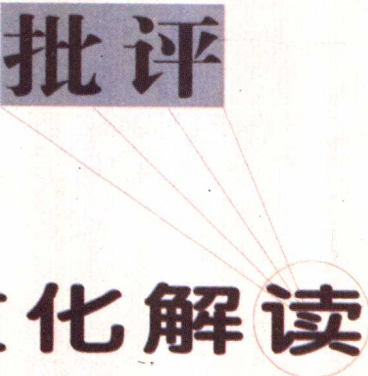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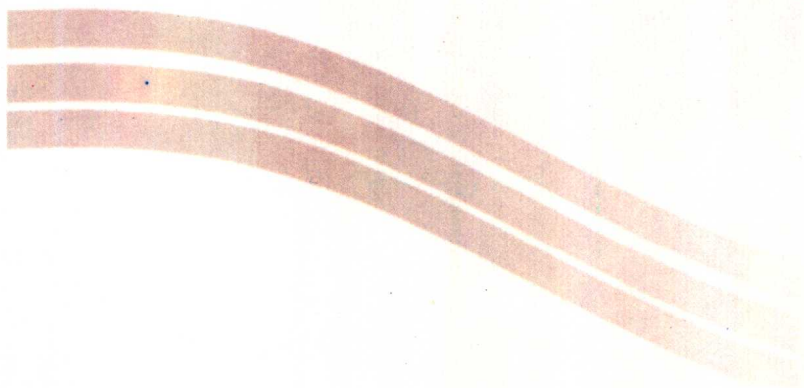


诗学批评 与 文化解读



骆锦芳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诗学批评 与 文化解读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学批评与文化解读 / 骆锦芳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11

ISBN 7 - 81068 - 501 - 5

I. 诗 ... II. 骆 ... III. 诗歌 - 文学理论 - 研究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661 号

书 名: 诗学批评与文化解读

著 者: 骆锦芳

责任编辑: 伍 奇

封面设计: 金 梅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E-mail: www.yupress2@sina.com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发行部 (0871) 5031071

印 装: 云南省地震工程研究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书 号: ISBN 7 - 81068 - 501 - 5/G·265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现代性视野下的诗学关怀	(1)
诗与存在的追思	(12)
黍离之悲与中国诗学的文化情结	(23)
中国诗歌中的莲意象及其意蕴	(35)
三曹诗风与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	(48)
盛唐精神与唐诗境界	(55)
现代化与传统诗学的开新	(65)
卞之琳《断章》解读	(77)
章学诚《诗教》的通变观与体用论	(81)
具象的抽象：论现代派文学	(86)
泰戈尔诗歌艺术新论	(97)
通感与陌生化：纪伯伦诗意美的生成方式	(108)
圆式思维：纪伯伦诗思与哲思的绾结	(114)
解读后期象征主义：瓦莱里、里尔克 与叶芝论	(123)
荒原的歌者：后期象征主义与艾略特	(136)
《论语》的诗情与孔子的诗化精神	(145)
儒家善与美的诉求与人文关怀	(153)
人的发现与孔孟荀人学理论	(164)
庄子的诗意及其生成方式	(174)
汉代经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	(181)
传统的底蕴	(190)
试从民族与地域的角度看张文勋先生的	

《凤樵诗词》及其意义	(195)
赵仲牧先生的哲学诉求与生命境界	(204)
回望鲁迅	(217)
写作方式	(224)
后 记	(231)

现代性视野下的诗学关怀

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信息革命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正迅速地发生着变化。一个以信息为主要资源、主要产品，由智能技术支配其他生产技术，靠知识信息传播联系并推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社会已然形成，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已成为事实。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解救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传统的理性与情感、伦理与宗教、哲学与艺术对于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完美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理念在现代受到了更大的质疑和挫伤。整个世界在金钱和物质的喧嚣中充满了迷惘和不安的躁动乃至疯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严重扭曲和异化。人处在一种被抛弃状态，成了局外人、流亡者、孤立无援的畸形者。自然也不再美丽，并且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存在，美丽的天空不再给我们诗意，而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裹尸布，风景再也不能融入我们的审美视野，而是使人们从心灵到精神变形的压迫物。人与人只有冷漠和孤独，无以沟通，“他人就是地狱”。以至自我也迷失了，寻找自我的结果只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到自我的被解构，生命的无意义。但是，人是意义的动物，人还得寻找意义。在反理性，在人的自我失落的背景下，人们更强烈地以人为中心去建构。

事实上，现代性的发现正是在以人为中心并不断地发现人的困境的意义上展开的。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有这样的话：“在权利的力量的国度里，人和人以力相遇，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在安于职守的伦理的国度中，人和人以法律的威严对峙，他的意志

受到束缚。在有文化教育的圈子里，在审美的国度中，人就只须以形象显现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力量的国度只能通过自然去驯服自然的方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伦理的国度只能通过使人的意志服从公共意志的方式，使社会（在道德上）成为必要。只有审美的国度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个体的本性去实现整体的意志。”席勒意在揭示艺术与审美的意义，可以通过审美实现社会的理想存在，通过个体的本性去实现整体的意志。但事实上在一个权力和力量的国度里，在人与人以力相遇的情形中，艺术和审美的意义是有限的。当人们都失落的时候，审美的虚妄性处处被显现出来。在工商文明的极度扩张中，个人空间日益狭小，自然与人严重疏离，宗教信仰破灭，传统沦丧，剩下的只有商品和商品关系的维系和压迫。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必然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无政府状态。但他尚拥有一个崇尚劳动和公平分配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并拥抱这个理想。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面对着更深刻的困境。于是以文学及美学上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新批评等对应着由康德、克罗齐、柏格森、叔本华、尼采以及弗洛伊德对人自身认识的传统，强调体验，非理性、非逻辑、非道德、重直觉，从对于物自体的终极关怀转向人自身、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于是海德格尔提出了有别传统的形而上设定的理念（柏拉图）、实体（斯宾诺莎）、绝对理念（黑格尔）的“基本的本体论”：存在是一切的本源，以抵抗现代性对人的遮蔽。他说：“现代科学与极权国家都是技术的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归根到底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处理。”因此他努力到艺术中、诗中去寻找人的存在的本真的状态。这对于救治现代性背景下人们精神的疲惫与痛苦，无疑是有意义

的。但诗意的栖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安慰。面对现代性的极大的冲击力，人的选择的自由是有限的，人的自由本性因而也必然要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

与之相对应，结构主义试图给出另外的道路。语言学结构主义设定深层结构意味着人类的心灵和思维的共通性。任何民族语言和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不过是表层的象征形式。结构是一个可转换的体系，它含有作为整体的这个体系自己的规律和自我调节的规律。这一方法论试图提供深入到深层结构中去寻找对任何转换形式的最终解决。帕森斯因而认为，结构中寄寓了整合功能，结构与功能的联系也就使价值与规范的统一成为可能。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决定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作为主体不是最终的决定者，而是整个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既反对人本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反对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观点，又反对历史主义，将人类学的结构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实践的理性结构。但由此，他的野性思维结构、亲属关系结构就成为类似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形而上预设，转向了哲学的老问题上。哈贝马斯则主张“通过语言建立的主观际性结构，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试图通过有目的的理性的交往，建立起理性的规范结构，“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仅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产力的实施或新的生产力的创造成为可能，并使社会复杂性的创造成为可能。”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阐释者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并没有解决现代社会提出的问题，并且这种“一体化”原则必然斫伤现代人对个体精神张扬的雄心。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元话语”、“元叙事”，宣布了中心性、同一性、整体性的失效。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通过对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

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剖析，指出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使现代主义濒于消解和庸俗化，所有“在场”的形而上学神话都已衰落解体。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理性的神圣性在后现代话语中已不复存在。现代主义在高扬个性、崇奉自我、向社会和传统挑战的过程中走向极端并堕入虚无，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化的断裂。作为现代之延伸的后现代，在个体的生存方式上体现为张扬非理性、游戏心态、反文化和反深度模式、回到感官刺激、意义匮乏而形式膨胀。在一个传媒时代的氛围中，大众口味消费着机械复制的文化赝品，创造性艺术走向毁灭。当然，他也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自由竞争及合理的经营、合理的核算等工具——目的的合理性，在思想领域表现为自我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价值实现，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公民在法律上、权力上的平等。它会有科学性、开放性和价值多元的特点。但这种文化本身有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危机。

在这样一个传统包括传统的知识系统失效的背景下，利奥塔讨论了后现代知识状况，指出传统的知识已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只有通过“解合法化”的操作，才有可能寻找到新的合法性。科学自诞生以来，通过非科学的“元叙事及话语”取得合法化。形而上学如上帝第一推动因、统一场、存在的同一性等无不如此。在证伪主义的发现范式面前，科学本身的合法性也被质疑；而科学理性的发展，却拆解了人类对于自由博爱平等的永恒神话信仰，拆解了对客观必然性、终极真理信念的承诺，从而使人文知识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因此只有依靠语言游戏的异质多重本质的探寻，通过在交流中的谬误推理去重建合法性。在利奥塔看来，现代主义尽管在叙事和抒情的模式中投入了个体精神的深度表达，但却依然是一种崇高的美学，仍旧维系着超凡脱俗的诗学风貌。后现代文化则“把‘不可言说的’表现在‘再现本身中’。后现代应该是一种情形，它不再从完美的形式获得安慰，不再以

相同的品味来集体分享乡愁的缅怀。后现代寻求新的表现方式，并非要从中觅取享受，而是传达我们对‘不可言说的’认识”。后现代是诗意的祛魅，是任何精巧结构的拆解。后现代艺术创作的原则就是无原则，不受先在规则的限制，不用既往的标准进行作品分类，不再根据决定性的判断、隐含的形而上学来评价。并且它无意于未来。它使原来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或文本让位于创作行为和解读行为。因此诗学关怀就是无所关怀。“理解后现代，我们非得根据未来（以后 post）的先在（modo）的这一悖论，方可进入其隐奥空间。”“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后现代知识与文化无疑强化了我们不同层次的感觉，增强了我们支撑无限的能力。因此，固有文化与观念的消解、矛盾的揭示、困境的显现，正意味着一个更多元的时代和更丰蕴的诗学观的出现。诗学范式被解构，新的形式体验感官印象纷然呈现。也许我们已不能陶醉在一般意义上的狂妄自尊的自我扩张和对体制与文化简单对抗的激情之中，甚至无以体验海德格尔的畏的境界，聆听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宁静的存在的意义。但是，面对时空错位，面对烦和畏，面对无聊、空虚和恐惧的现代人，必然将致力于寻找生命突围的路径。在一个平面化的时代，如何判断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已成为悖论。试图建构诗学理想无疑成为另外一种虚妄。现代性是人和人的文化、知识的一种自我反抗的姿态。现代性是西方工商文明的产物，更是西方传统对人的审视的结果。现代性是在物质对人的遮蔽的困境中对人本身的寻找。古希腊是在绝对理念形式的前提下来肯定人的主体性；文艺复兴是通过古希腊的诠释来重新安排人的主体地位。赫尔德说：“人不仅作为一切感觉的总体，还作为一个神圣的东西，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屹立着，他

身上的神性把压缩到人的身体里的，寓于他的天性中的各种感觉加以安排、估价和调整。”人因之被视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人成为艺术的主体，人在艺术的主体中获得了诗意的安顿。人被表述为感情和理性的结合体，“在有客体的表象时，我们的感性本体感到自己的限制，而理性本体却感到自己的优越，感到自己摆脱任何限制的自由。”因而高扬理性，高扬人的价值。现代性作为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和制度文化建构过程中人的主导性精神形态，因着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当下性，它连接着传统的一方渐渐无力而失控，我们再也不能重回诗意的田园，重回感性现实升腾旋舞的“永恒的天性”。于是用审美个体感性去抵抗现代化所带来的对人的异化，以求安顿与神性、纯朴的自然和人性本我疏离了人自身，以重构审美主体。西美尔说，在古典主义时代，核心观念就是存在、一致、实质的观念；中世纪基督教则把上帝的概念作为全部现实的源泉和目的；文艺复兴以来，核心的观念是自然；直到17世纪围绕自然的法则建立自己的概念，灵魂的个性、自我渐渐成为新的核心观念，它既是绝对的道德要求，又是形而上学的世界目的；19世纪的理性主义未能建立起核心观念，但孕生了20世纪的新的实在“生命”观念。生命成为贯穿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的核心词，也是不同思路的交叉点。现代主义艺术正是作家内在生命的冲突与奔涌后的凝聚，并使主体生命的独立精神获得了具有完美意义的纯粹形式，现代主义的形象系列展示了人的全部矛盾性相：接受与怀疑、充实与死亡、恶的美与丑的媚……在肉身的沉重的压迫下，个体失去了依托，失去了精神的向度，无名的虚幻化解了努力的意义，畏和烦使人疲惫不堪，荒诞的世界中亢奋而麻木的感官连带着内心的厌恶。在现代性的审视与追问下，人第一次发现了自我存在的困境。放弃了理性、精神、价值、内涵，转向感性、身体、工具、形式的现代人终于走进了绝谷，连返身的愿望都没有了。

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西方相遭遇，并在西方经济强势的挟裹下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现代化在中国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西方化，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批判和文化重建开始的。而由此，现代化的百年历程，无疑也正是传统的失落的过程。然而百年现代历程，中国人从经济社会、制度架构、文化生活、艺术方式的重构的努力，并没有可能建构起一劳永逸的东西。一切都在试验和试错的过程中。面对现代性危机，要完全从西方寻找拯救的武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有以西方为参照，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共同问题，同时从我们的文化的根性出发，从我们的传统出发，作出新的阐释。

传统诗学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精神。孔子的游于艺、致中和以及兴观群怨说及其乐山乐水的精神，涵养了中国人的伦理日用、生命体验和人类关怀的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神与物游的气象，从某种意义上看更是诗的，特别是他们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倒着看的姿态，提供了我们另一副体验观览世界的眼光。佛教的入思方式、悟的境界都启人性灵，开人心智，博大精深。儒道佛的贯通，天地人的真气贯注，百家思想的涵泳，使中国文化蕴寄深广，通脱超迈，并孕育了诗学的特殊气象：强调和谐，重视人文关怀；关注历史，关注民生疾苦；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怀和民间立场，并主动担荷历史的责任；通过对儒道佛的思想的解读，可以使更加贴近传统文人的诗心与文心。而且，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总是参与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创作和期待视野之中，模塑着我们的精神与人格。因此，重读经典，解说传统，通过传统的解读来回应现代性的问题，建立宏阔的致思背景，是理解我们自己，重新给予自我以意义的尝试。传统诗学的主题范畴在经历现代性的文化断裂，经历现代的话语及其言说方式的转换以后，要重新进行言说才能进入现代批评的视野和话语系统，因为中国现代诗学已经蕴含着当代整个世界文化的知识

的背景，包括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的失落、人性的斫伤、个体生命的困境。在后一意义上，传统诗学及其文化精神的阐扬，正可以使主体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开显出来，使诗性传统对应人们的期待视野，在对传统优美或宏放的多层次体验中获得对生命的体证，使现代工商文明的争夺竞争中疲惫的人们获得心灵的慰藉。

传统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日夜不息的河流，它一头联系着人的过去、人的源初、人的无意识的无边世界，一头牵连着当下的世界。在我们与它交流、对话的时候，当我们以期待的真诚叩问它的时候，它的当下性就会显现出来，并使我们理解当下发生着的世界意义的根源。诗人都得叩问存在，思索主体生命的意义并给予当下的生活以意义（哪怕是无意义）。

当然现代性背景下的诗学关怀不仅只是给予传统意义，发明传统的主题和范畴，它还需要把眼光投身到整个世界背景之中，创设新学语，使传统诗性的关照获得现代视野中言说的可能性。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已尝试实现这一转换。王国维可以说是尝试使传统诗学在与西方诗学精神进行对话并进行现代转换的第一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传统诗学锻造出来的诗人和诗学建构的总结者。同时他也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歌德的影响。他以传统的诗学话语，表达了现代性的诗学内涵。并提出了现代性的诗学美学命题：完成了从国族、文化、语言问题向个体自我生存的审美实现的转化，凸现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内涵。其《人间词话》和红学批评都透现着生命关怀的激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跨越。他强调主体直观，肯定美在于形式，并区分美的形式层次为优美与壮美。认为文学是天才游戏的事业，是知识和感情交待的结果。指出诗歌是对人生的描写，诗歌必须得情感与想象融合为一，他的境界说作为诗学的核心范畴，赋予了这一范畴以全新的意义，使之获得了现代品位。围绕这一范畴，王国维进行了多向

度的阐释：①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的划分。常人之境界只有痛苦的经历，没有对痛苦的生命体证与提升。因其是功利的、非审美的。诗人则能以非常之智慧，洞达宇宙人生的本质，使呈现于心而见于外物的须臾感受获得审美的把握，从而获得对于痛苦的解脱。②造境与写境之分。以理想之境与写实之境揭出了主体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并实现了对西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批评话语的对接与转化吸纳。③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审美主体与自然相分并成为自然的审视者；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物我同一，实现了由审美主体论向审美本体论的转换，成为诗意之境的审视的更高层次。④提出了隔与不隔的问题。隔就是分，就是距离中的观照；不隔则是主体与客体同化而生力弥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而达到主体精神自由超升的状态。在具体的境界中，他强调境界有高下之别。判别高下的第一要素是是否有“真景物、真感情”。有真情，故不移；有道德根性，故有担当；是天赋的，故纯粹。否则就是人为的、芜杂的、纯为感官娱乐的。这种取舍之间，明显地体现出其诗学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性关怀。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全面地展示了现代性视野下的问题与特征。“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思考有不同的角度和入思方式，但无论是写《摩罗诗力说》的鲁迅，还是作《尝试集》的胡适，或者《女神》时代的郭沫若，都努力回应着中国诗学的现代性问题。至于新月派、意象主义、西南联大现代派诗人群体等更是从诗学理想和诗歌实践诸方面全面地表达着他们的“现代”努力。至此，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似乎已不成问题。但事实上，传统诗学话语在此全面失效，现代性给中国诗学的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了极大的难于弥合的断裂。在这个背景下，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这些学通中西的学者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和方位展开了中西古今的对话，试图弥

合其间的裂缝，他们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的新的学语的锻造，范畴的预设，依然沿着这个路向行进。只是与前代学者比较起来，当代诗学的阐释者们移植西方话语的时候，显然因对传统的疏离与陌生而洋腔洋调，并加大了这个裂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诗学的对话与融通依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正因为如此，“诗学批评与文化解读”的话题显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努力的姿态，是问题的展示以及笔者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段的思维路向。至于对自己老师诗性精神、诗性关怀的解读，无疑想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对先生和先生的先生们的接着说。文化的精神的传承只有薪火相继，才能获得对幽远传统的体认和回应；同时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获得可能的高度。

现代性给我们带来问题，也带来契机。诗学的关怀不一定再能获得形而上的意义。但形而上的努力和致思方式使我们更执着地关注主体的命运，获得强烈的生命情怀，由此去体认，去拥抱，去痛苦，也去思索。在诗学精神的承续开显中，自我的生命也获得了诗意的开显，并将这份诗性精神和生命情怀带入了对这个没有诗意的世界的省察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自己展示给这个世界，并企盼着与这个世界的沟通与对话。

参考书目：

- ①席勒：《美育书简》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②海德格尔：《林中路》。
- ③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迎新出版社。
- 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 ⑤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
- ⑥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

⑦赫尔德：《论希腊艺术》。

⑧席勒：《论崇高》。

诗与存在的追思

一、诗与在

诗与在的哲学思考，是到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方完善地进行过的。正如海氏自谓，以前的哲学家们都未能对存在进行思索，最多不过是涉及了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则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海德格尔从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的诗的体认出发，展开了诗与在的追思。

海德格尔追思的背景，当然是工商文明和高度技术化时代的异化的世界。当工商文明和技术文明遮蔽了一切的价值的时候，人类被弃置于一派前所未有的荒原之中。我们举起双手，想要索取什么，然而终无可求之物。物欲和权欲的膨胀使我们处于暗夜之中，我们不再关怀。我们只好随顺流俗和大众一起生活，永远在无穷无尽的事务和纷扰中消磨掉我们的意志，我们彻底隐退了。自然也在人类的不断挖掘和过度开发中不再与人亲缘。

这个时候，拯救也开始了。海德格尔以“存在”之光照亮了我們，以诗的温情软化我们既已僵硬的一切。使我们思，使我们在思中觅到疏明之光照彻的林中路，使我们在暗夜之中有了光明的渴望和追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们就用黑色的眼追求光明。海德格尔为我们开启了智慧的门扉，播种了诗意的种子，引导我们穿行于存在的丛林，建构起诗意安居的屋舍。但是，海德格尔的屋舍虽然近在眼前，却一如处于迷宫之中，要登堂入室不易，要踏入他的林中路都很难。我的引路人把我带进了林中